

总统选举前奏之各政党动态

■ 万隆：卜汝亮

2024年总统副总统选举的一切规章制度，之后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各政党的结盟与竞选策略与活动等，都是由各政党各自或共同制定、策划、落实和执行的。印尼总统副总统选举的展开、进程、走向与结果将是怎样的呢？那就要看看各政党的各自和集体的行为举止了。

印尼斗争民主党是印尼最大的政党，在前两届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它提名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连续两届获胜而成为执政党。下一届的总统副总统选举，印尼斗争民主党也是唯能独立提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政党。另外，满意度高达八成有余的现任总统佐科维，业绩与威望如日中天。他是印尼斗争民主党的干部，感召力很大。同时，这政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也是这个政党杰出的高级干部坎查尔，在屡次民意测验中名列前茅。这两位难得的高级才俊，将是在2024年普选中吸引选民目光，争夺众多选票的磁石。他们是印尼斗争民主党十分可贵的政治资产。印尼斗争民主党

有望在明年的普选中获取比以往更丰硕的成果，再度成为执政党，甚至至于，将其更为强大的势力。但是，印尼斗争民主党党内的政治文化以及党领导层的某些不当的谋略、策略，很可能伤害自身，导致负面的结果，断送本来可以趁势自强的历史机遇。这个政党的最高核心领导似乎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不是这个党造就两位杰出的领袖人物，而是这两位领袖级人物挽救了，或将挽救这个政党走向低谷。首先是党内封建主义宫廷家族观念，家长权威凌驾政党的作风。开头是执意推举党总主席女儿布安为总统候选人，过后看似不妙，才改弦更张，宣布推举坎查尔，造成不必要的内部矛盾。推选了坎查尔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党领导当局又反复强调坎查尔是党分派任务的执行人。在政治上这显然传达一种很负面的信号：如若坎查尔当选总统，他必须执行党的旨意和安排。（佐科维是治国、执政能力远超梅加瓦蒂的有个性的才俊，又是国家领袖，国军总司令，哪能在施政时听命于党总主席。党总主席从佐科维身上“吸取了教训”，应该尽早管控坎查尔，以

免重蹈覆辙）。这根本违反国家宪法和法规，也引发民众的反感。这必将大大削弱民众的支持度。在统一战线方面，印尼斗争民主党以大党自居，对其他政党不够积极主动争取，还表现某些可有可无的态度，甚至摆出以大欺小的姿态。实在令人堪忧。

大印尼运动党是印尼第二大党，势力与影响力不可小觑，在两次普选中成为与印尼斗争民主党势均力敌的抗衡者。布拉博沃两次参选总统失败，但是他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而且，他能委屈求全，甘为胜选总统佐科维麾下的国防部长，虽然因而被他原先的同盟者极端派所唾弃，但也获得了原先的竞争阵营内部不少民众的赞许。近期，大印尼运动党向总统靠拢，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族和谐，反对宗教褊狭主义。布拉博沃在多次民调中，得分率颇高，与坎查尔不分伯仲。在2024年总统副总统选举期间，大印尼运动党是印尼斗争民主党最大的挑战者。印尼斗争民主党在统战和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方面的失策必将让大印尼运动党获益。

从业党是印尼第三大政党，是新秩序时期的执政党，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但是它内部矛盾重重，好多高层干部离开而另立山头。几年来，从业党与执政党结盟，参与国政，但党内没有出现叱咤风云的领头人或杰出人物。前一段时间，从业党试图推出其总主席艾明卡作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在民意调查中应者寥寥，出头无望，之后也退而求其次。从业党赶紧拉拢有一定群众呼应者的西瓜哇省长利万·卡米尔入党，以备作副总统候选人，增加从业党与其它政党结盟参选的筹码。尽管如此，作为第三大党，以其资格老、脉络广、资源丰厚，从业党只靠联合另一个政党，就有资格提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甚至于它也有足够的势力成为盟主，拉拢其他政党加盟，参加总统副总统竞选。从另一个角度看，从业党也因此成为其他政党争取加盟的重要对象。当下它的策略方向是如何在结盟与选择副总统的交易中争得利益最大化。

其余的政党分别是以伊联民众为基础的民族团结党、老牌政客领导的民族民主

党、右翼回教派的福利公正党、前两任总统苏西洛太子领导的民主党、穆哈玛德回教团体成立的国民使命党以及以回教教众为基础团结建设党。它们在议会占有不多的席位，难于在总统副总统选举中自主并主动采取行动，唯有依从或仗仗其他更大的政党才能有所作为。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在特定情况下，它们的态度、立场和动作也是举足轻重，有惊扰四方，影响胜败，扭转乾坤的作用。

民族民主党魁苏里亚·巴罗突然宣布推荐阿尼斯为总统候选人的举动，震撼了印尼政坛。但是因为其所笼络的民主党和福利公正党各有利利益诉求而难于苟合，陷入进退两难的无奈境地。民族团结党魁穆海敏·伊斯坎达尔多年来一直尾随他认为可以依托的大党，追求总统或副总统大位。这次他贴近大印尼运动党，未必如愿，有可能会因失望而转移方向，也只能扮演配角。福利公正党在现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势孤力单，无所适从。家族包办，一味望子成龙的民主党，依依托昔日的辉煌而丧失了政治

的理性和敏感性。在这次总统副总统选举前奏期间上窜下跳，乱了章法，它极可能在彷徨中日落西山。国民使命党和团结建设党，是有自知之明的政党。它们在议会中自惭形秽，也没有一意孤行追求不实际的目标。它们在各政党的行动中观颜色，寻求适当的位置，有所作为而保全自己。国民使命党已经被收容成为佐科维的执政联盟，并已经加入印尼斗争民主党阵营，拥护坎查尔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团结建设党也很可能步国民使命党的后尘，也可能加入大印尼运动党或其他政党主导的联盟而不强求过分的条件。

离今年10月19日至11月25日各政党或政党联盟正式向普选委员会报名参选总统与副总统名单的日子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这是没有导演，将连续上演的政治大剧。每一个政党，每个被推出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都将一一登场表演，自由扮演各自的角色，各尽所能，各领风骚，或各怀鬼胎，施展雕虫小技。在那里，必有主角，配角或丑角，有大主角小主角，大配角小配角，大丑角和小丑角。

一生姐妹一世情 (小说)

■ 棉兰：彬斐

姐妹俩一起在棉兰一个小镇长大，在学校或社群要是有人欺负妹妹，姐姐都会站出来维护。只要有好吃的食物，姐姐必定会给妹妹留一份。小镇里大家都晓得这对姐妹花。姐姐年龄比妹妹大四岁，生活上很多工作多由姐姐代劳处理，妹妹就少于很多事儿。妹妹也可说是姐姐的心肝宝贝了。到了适婚年龄，妹妹嫁给一位留学德国的本地华裔男生，回国后在一家德国企业上班，从一位普通职员做起，渐渐升级，后来当上业务经理。一到假日，妹妹和妹夫都会到小镇，探访父母亲和姐姐。婚后，妹妹育有两女一男，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三个孩子自然有本钱到澳大利亚留学。长女攻读音乐系，后来是位钢琴教授；次女喜欢缝制刺绣，毕业后回国开了一家服装设计公司。小儿子攻读工商管理科系，毕业后回来父亲的公司任职。再后来，三个孩子

或婚或嫁，各自有了孩子。当年的妹妹与妹夫，也升格为姥爷、姥姥和爷爷、奶奶。

此前，单身一样的姐姐，因为父母先后离世，一个人无依无靠，就搬过来与妹妹一家人同住。姐姐从小勤于家务，习惯了，来到妹妹家自然也闲不住。妹妹、妹夫和外甥们，都喜欢勤劳的她，都没有把她当外人。整栋房子的家务，姐姐一手包办，洗衣、买菜、烧饭、打扫卫生，楼上楼下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多少年来，姐姐一直拥护着妹妹一家人，妹妹也是她唯一最亲的亲人。可是日子长了，妹妹的孩子们都习惯当她是佣人了，即使是身体不适，也一样操持家务。

姐姐并不放在心上，仍然是任劳任怨。终其一生，唯一让她介怀的只有一件事。妹夫升上总经理职位，妹妹作为总经理夫人，应酬不断。有一次，德国总公司上司前来视察指导工作，妹夫和妹妹要出席赴宴，妹妹让姐姐帮她熨一件意大利买回来的天鹅绒晚礼服。正当熨烫过程中，妹妹的

孩子突然叫门，她急忙去开门，忘了拿开熨斗。虽然认真的礼服没有烧坏，不过认真看，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熨斗的痕迹。妹妹很是可惜，也不客气地数落了姐姐一顿。小时候妹妹也有斗嘴的时候，事情过后都不计较，如今却不同了，现在是姐姐寄寓在妹妹家里。

姐姐在妹妹家度过了16个中秋节，月圆月缺，随着年龄增长，过度的操劳，让她渐感体力不支。庭院里夹竹桃盛开的时候，姐姐在卧室呼出最后一口气，临终前她对妹妹说：“妹妹，我们本是同根生，做了一世的姐妹花，我无法继续为你效劳了！”外甥媳妇进来，撕了一块棉花，放在姨妈的鼻孔前，证明姨妈已经停止呼吸。不久，鹅城殡仪馆开车过来收尸，简单地办理丧事，隔天就出殡了。妹妹的洋楼庭院，从此少了一位打理园艺的人。杜鹃凄婉悲啼叫，落花飞英红不扫。妹妹常常回忆起儿时与姐姐的过往，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地想到姨妈的好处来。

花会传奇 (小说)

■ 棉兰：晓星

“那是什么年代，爷爷记不清楚了。总之超过五十年前。”爷爷清了清喉咙，停顿了一下。

明峰皱起了眉头，爷爷答非所问，莫不成老年痴呆了？“爷爷，老师要我们写出诗歌与现实的关联，我不会，问爷爷，爷爷怎么说到五十年前？”

“是这样，你的问题让爷爷想起了五十年前的花会。”

明峰眉头皱得更紧了，越说越离奇了，花会？是展览并销售花卉吧？和我问的诗歌有什么关联？哎，还是别问了。

明峰正要起身离开。爷爷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按下：“你坐下来慢慢听，让爷爷告诉你，这花会与诗歌的关系。”

“那年代，一过了中午，全镇市民都聚精会神地研究诗歌了。见到谁家围着一群人在看什么，爷爷也好奇地凑近前一看，一张小纸片上写着：‘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歌，诗上面写着：头戴一朵花。大家都在猜，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首诗的内含意义。”

明峰对诗歌半懂不

懂，兴趣不大。想不到当年几乎人人都在研读诗词，这倒引起了他的好奇，于是，静下心来听爷爷说下去。

“爷爷突然想到舞狮的狮子头上不是有一朵花吗？于是脱口而出说，那是狮子！”

那群人笑开了，怎么可能是狮子？如果这么容易猜到，大家都发财了。

发财与诗歌还有关联？这倒是天下奇闻。不单是当年的爷爷这么想，现在的明峰也是这么想。

爷爷的“故事”更吸引明峰了。

原来棉兰开了博彩“花会”。花会一共有36个号码？每个号码代表一种动物和一段传奇故事，投注者可以随便押注要开哪一个号码，押金和押注几个号码都不受限。早上“花会”的“老板”就把当晚将开的号码“包封”了挂在屋前，每天会有大批投注者守在屋前，防止“老板”作弊偷换。

“阿伯”出号码，接着会有“阿伯”出诗猜让大家猜。猜中者一赔二十五。这么好的利润太吸引人了。于是，刹那间人人都在研读诗词了。

“结果，那晚开彩竟然

是五号，也就是狮子。爷爷一下子成名了，成了众人追问的对象。第二天的诗猜是千亩良田半张床，爷爷说半张床那一定是离婚了。于是大家都去买寡妇，真的，当晚开了寡妇。有时候，诗猜太难猜，于是爷爷和一班朋友直接到花会总部问阿伯，阿伯整天都在哪儿，有问必答，这一天阿伯却避而不答，突然当众脱裤子，当然没有把内裤脱掉。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笑开了，只有爷爷灵机一动，内裤里的东西不就是生殖器吗？生殖器就是31号虾，果然又给爷爷猜中了。从此，爷爷成了神明，大家不但来问爷爷，还送礼品红包，那可是财源滚滚呀！”

明峰越听越感兴趣，忍不住问道：“爷爷既然那么会猜，怎么还是没有钱？”

“爷爷怎么可能每次猜中，是猜中时押注少，押注多时猜不中，所以，不久就把储蓄都输光了！”

明峰突然想起了“十赌九输”这句话，很想责备爷爷几句，但回头一想，要是自己处在当年，是不是能做到“独善其身”？刹那间，明峰突然知道了诗歌与现实的关联该怎么写……

比邻赤道而居
热血沸腾 黑了肤色
祖宗传下的习俗
一代延续一代

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
爱国英烈 最受爱戴
粽子飘香 馋涎欲滴

屈原
棉兰：寒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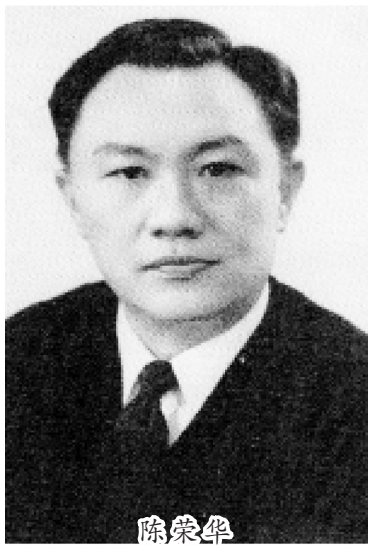
五月端午 倍受关怀

我与屈原生在不同时代
能认识因为史书的记载

伟大的爱国精神
深为华夏子孙敬爱

无缘瞻仰诗人风采
我只知道节日到来
每年五月初五
一定有粽子吃
锣鼓喧天 有龙舟赛

独立准备调查会和独立准备会中的华人代表 (4)



陈荣华

■ 廖建裕

陈荣华 (Tan Eng Hoa) 出生于1907年，是三宝壟的土生华人，接受荷兰教育。陈荣华于1925年从荷兰高等中学 (HBS) 毕业后，赴巴达维亚的荷兰法学院 (Recht Hogeschool, RHS) 继续深造，并于1932年获得法律本科学位。

陈荣华天资聪慧，他与一位日本记者结识，这位记者把日本各界人物介绍给他。后来他也开始奉行“亚洲人的亚洲” (Asia untuk Bangsa Asia) 这一理念。

在日本占领印尼后，陈荣华认同日本政府并为日本政府效劳，还担任黄水领导的华侨总会 (HCTH) 的秘书。他曾担任电影审查会的负责人，后担任《民报》(Min Pao) [1] 的报刊顾问。他还管理过“合作社小店” (Warung Kumiai)，专管分销大米、糖和盐。

在独立准备调查会 (BPUPK) 成立时，陈荣华也被提拔为该组织的成员。在独立准备调查会的发言中，他提议独立后的印尼民众应被赋予结社权。据说，他还经常向有困难的华人、土著以及荷兰人施予援手。日本投降后，陈

荣华被荷兰和英国的军队逮捕，但后来得益于他在那在荷属东印度皇家军队 (Tentara Kerajaan Hindia Belanda, 简称 KNIL) 当兵的兄弟的努力，得以释放。

1949年，陈荣华因癌症病逝。

叶全明

叶全明 (Yap Tjwan Bing) 高举印尼民族主义大旗，是独立准备委员会 (PPK) 中唯一的少数族裔华人代表。

叶全明1912年出生于梭罗一个商人家庭，接受荷兰教育，从普通高中毕业后 (Algemene Middelbare School, 简称 AMS)，他前往阿姆斯特丹大学药学院继续深造。在前往荷兰前，他与陈珍娘 (Tan Tien Nio) 结为夫妻。但他的妻子在国内等了足足六年半，叶全明才从荷兰学成回来。

叶全明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被选为班长，这是阿姆斯特丹大学唯一一个担任此职位的华人。从那时起叶全明就结识了许多拥护民族主义的印尼青年，尽管他在政治领域并不活跃，但还是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叶全明于1939年获得药理学硕士学位后回国。

后来叶全明在万隆苏尼拉嘉药店 (Apotek Soeniraja) 当药剂师，在短短几个月内药店生意迅速发展，叶全明也成为该药店的大股东。除了涉足药学领域，叶全明还担任一家纺织企业卡维托公司 (Cavito) 的董事长。作为药剂师，叶全明与华人和土著都相交甚好，在印尼专业人士中闻名遐迩，也许这就是他被任命为独立准备会 (PPK) 成员之一的原由。1945年8月18日，叶

全明与其他成员一起签署了《1945年宪法》。

在印尼宣布独立后，叶全明在日惹与萨多诺 (Sartono) 和西迪克·佐佐苏卡多 (Sidik Djjosukarto) 等印尼民族主义者并肩作战。为支持印尼独立，叶全明成立了华人组织——中华总会 (Chung Hwa Tsung Hui, 简称 CHTH)。1948年叶全明为了加入中华协会 (Persatuan Tionghoa)，解散了中华总会 (CHTH)。1947年荷兰在西爪哇建立巴巽巨邦 (Negara Pasundan)，叶全明被提名为国务大臣，但他拒绝就任。事实证明，比起地方主义者，叶全明更像是一名民族主义者。

在二战爆发前，叶全明结识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Ali Sastroamidjojo)。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是

一名民族主义者，也是一名律师，后来成为印尼内阁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出席叶全明的婚礼，并且向其介绍印尼民族主义的思想。叶全明与萨多诺律师更为熟识，萨多诺律师也是一名印尼民族主义者。通过萨多诺，叶全明还认识了苏加诺和哈达。独立后，叶全明就加入印尼民族党 (PNI)。虽然如此，在1950年的2月至8月他依然担任印尼联邦议会的华人代表。只有在8月之后他才以印尼民族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印尼临时国会 (DPR-Sementara)。从这个时候起，人们熟悉的是印尼民族党人叶全明。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